



口



一、口與人生的關係

凡屬于有生命的動物，必定有一張嘴巴的；當然，人更不能例外。假如一個人沒有嘴巴的話，那麼，不但是個天下奇醜的怪物與啞巴，同時他的生命得會發生危險的。所以，口在人體上無論對于美觀，飲食與發音都有着特殊的使命，和佔有重要的地位！

不錯，人非渾純，誰無七竅？莊子說：「人皆有七竅，以視聽食息。」所以人體的構造，絕對不能沒有五官七竅的。不過，五官七竅的位置，是有一定的部份的；比方說，眼耳鼻口，必定居于人體的頭部，絕對不能生長于其他部份——胸部或足部的。同時，眼睛必定是生長在鼻子上，口在鼻子下，而鼻子則居于眼和口的中間，兩隻耳朵却排在眼睛與鼻子的兩旁，這樣，剛剛好成爲一個五官端正的美人兒。要不然，嘴巴生在額角裡，眼睛長在頭顱頂；或耳朵長在眉毛上，鼻子生在頸領下的話，固然是醜怪極了，即使眼睛，鼻子，耳朵都很端莊和美麗，可是偏偏少了一個口，那又是多麼的怪相與難看呀！

再說：我們身體的資養，以及生命的延續，須要的條件固然很多，但主要的就是飲食，楞嚴經云：「如是世界十二類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」。俱舍頌說：「有情由食住」。意思是說，凡一切有生命活動的生靈，都是靠飲食來支持他們的生命的。假如停止了飲食，他們的生命也必定隨之嗚呼哀哉呀！所以飲食是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；而口正是進飲食的唯一器官，如果沒有口

殊 旭

，怎能將飲食送入胃腸呢？因此，我們在五官的組織上，及飲食方面，都不能缺少了一張口的！

還有，太史公說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」這稱爲君子三不朽，但，若果沒有口，那麼，「放之四海而皆準」的至理名言，又從何而建立呢？真的，口是發音的唯一機構，詩人沒有口，就不能吟出情婉幽雅，雄偉絕倫底詩歌；詞人沒有口，也不能誦出綺麗精妙的詞句；音樂家沒有口，當然也不能唱出婉轉曼妙，如怨如慕，似實似諒的歌曲，騷客們沒有口，自然也不能引吭高歌，以舒中的鬱憤，或說出憤世嫉俗，悲壯沉雄和輕鬆幽默的警世語言來。那些諍臣義士沒有口，怎能完成他爲臣忠諫之道，而樹立千古不滅的功勳？那些教授我們沒有口，怎能盡自己對下一代教育的責任？多少演說家由于口才的技巧，每一句話都能打動人們的心弦，操縱人們的情緒而獲得廣大聽衆的擁護與愛戴？多少企業家，由爛于辭令的交際與活動，而獲得事業上驚人的成就？多少政治外交家，由于滔滔不絕的雄辯，言壯理直：「蹄厲風發，屈其座人」而扭轉國家的危機？多少律師和法官們，由于口齒伶俐：「理論疊出舌戰群雄」而佔上風，或化敵爲友？：假如沒有口，那就糟了，所以，口在人體上比較任何部份來得重要，同時對於我們的前途與事業也有莫大的利益和輔助！

二、口對人生的利害

但我們知道，世間法是對待的，任何事情有

利必有害，譬喻水可以載舟，但也可以覆舟；火可以熟食，也可以傷人。同樣，口可以幫助我把飲食進入胃腸去，以資養我們的色身，但也可以把毒藥吞到肚子裡，使我們中毒斃命：如楞嚴經說：「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」。還有，同是一張口固然可以宣示德化，解說真理；但也可以破壞道德，曲解邪說。既然可以發出正義底呼聲；也可以發出獸性的亂鳴。可以歌功頌德；也可以譏毀謗。怪不得當代美國名作家勃朗尼氏 (J. W. Brown) 在他精心傑作中——「智慧之花」，有這麼的一段——譏諷：「主人叫僕人去購買市場上最好的東西，僕人買了一條舌頭回來。第二天主人又叫僕人去買市場上最壞的東西，僕人回來時又買了一條舌頭。主人問他爲什麼最好是舌頭。最壞也是舌頭呢？這位聰明的僕人回答道：「世界上沒有比好舌頭更壞的東西，也沒有比壞舌頭更壞的東西」。對的，蘇秦不是憑他三寸不爛之舌，來奔走呼喚，借說話的力量來聯絡六國的情感嗎？可是張儀却鼓其如簧之舌去挑撥離間，破壞六國的友誼，所以說話的影響效力委實太大了，我們的話說得好，小則可以歡樂安身，大則可以齊家興國；相反，我們的話說得不好，小則可以招怨害身，大則可以禍國殃民。古人說：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」。這話沒有說錯吧？孔子說：「慎言寡尤」。又：「倚於君子有三愆，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這不是警告我們，出言必慎，以免「禍從口出」的意思嗎？古人能够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「危言危行」，「言必由義」，所以「一言而爲天下法」。「片言可以折獄」。可是現在人心不古，不是爲了掩飾自己的缺點，或擺脫應有的罪名而撒謊，就是爲了誇張自己

的技能，而大言不慚地打妄語，或因與自己的利害衝突而挑撥離間，或妬忌他人的成功而鬪構兩頭，不是粗言惡語，有如潑婦罵街，便是花言巧語，口蜜腹劍，唉，同是一張口，為甚麼聖人之言，與小人之言，竟相差天壤呢？難道孔子說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」就是這個意思麼？

三、口業的差別

佛陀對於我們身心的活動與行為，歸納為三大類——身、語、意三業。口，是三業中的語業。語是甚麼呢？語是言語，是傳遞我們彼此的思想，情感，意志的心聲。也可以說語言就是說話，但我們的說話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所以在經典裡，有善與不善的語言差別，各有四種。

A. 四不善語

1. 虛誑語：即世俗所謂：「講大話」，或「說謊」。甚麼是說謊呢？就是對於一切事情或人物，他明明見到的，却說不見；明明聞到的却說不聞。同樣的說不知，覺的說不覺。反之，他不見的，偏偏說見，不聞的偏偏說聞，不知而說知，自己沒有覺察到的事情，却說得煞有介事，所謂：「不見言見，見言不見，不聞言聞，聞言不聞，不知言知，知言不知，不覺言覺，覺言不覺。」這不是說謊嗎？猶有甚的，自己沒有證到聖果的，但為了名聞利養，因此妄自誇張，說自己已經得聖人之法，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這麼一來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果報受盡，來生人間，還要招感「多遭誹謗」的等流果，以及「多諸臭味」的增上果呢！蕩益大師說：「犯妄語戒的人，得八種人天不讚法，一口常不淨，舌根臭穢薰蒸。二為諸世間之所不服。三發言不誠證，人天不敬重。四常以惡語，惱害眾生。五得

劣意樂，三業不淨。六言常誤失，心常憂愁。七發言輕浮，人天不奉行。八智慧下劣，人能制伏。」由此可見說話虛偽而不誠實的人，不但對於自己的信譽與人格都有莫大的影響，同時招來的結果，是不堪設想的呢！怪不得梵網經說：「若佛子自妄語，教人妄語，方便妄語，妄語因，妄語緣，妄語法，妄語業，乃至不見言見，見言不見，身心妄語，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，亦生一切眾生正語正見，而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邪見邪業者，是菩薩波羅夷罪。」啊！不要說佛法吧，就是世間的學者，不也咒詛說謊的可恥與鄙陋麼。蒙坦說：「說謊是一種可憎及可詛咒的陋習，我們除了約言以外，彼此間並無其他的連繫，若果我們發現它的恐怖與後果，便該以烈火利劍追擊它，並較對待其他罪惡徹底。」康拉德說：「我憎惡，痛恨，並且不能忍受說謊，並不是我比其他人更正直，祇是因為它使我震駭。謊言中有一種死亡的汚迹，致命的氣息——剛巧是我所最深切憎惡痛恨，我所不要想的。它令我作嘔，正如當咬著一些陳腐的東西那樣。」所以赫伯特先生警誡我們說：「永不要說謊，不論對自己，對人，對上蒼。——說謊是懦夫所為。」不錯，一個敢於真誠的人，絕對不會說謊的，一個勇于改過的人，逃避說謊之恥辱，尤甚於逃避死亡啊！

而妬，由妬而謗，在妬火中燒之下，不得不設法來破壞對方了，或無中生有推波作浪地打擊他人的聲譽，或搬弄是非陷害對方，所謂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」，或找到對方的弱點，痛下讒言，或扼住他人的痛腳，大事破壞。或對張三說李四不好，對李四說張三不是，這樣：「口唇兩塊皮，說話能分離」地去挑撥離間，破壞他人的情感與友誼，毀謗他人的事業與聲譽。古人說：「事修而謗興，德高而毀來。」謗之興，毀之來，是孰令致之呢？還不是那些專門計劃破壞他人工作的兩頭蛇，故意給予那些前進者的挫折，打擊與磨難嗎？席勒先生說：「我會聽說刺探秘密者及搬弄是非者，在世界上所造成的禍害，尤多於毒藥的碗鉢及刺客的匕首。」而黑羅多塔斯也說：「誹謗與刺客的分別，祇在乎他們所用的武器，其一用是匕道，其一用唇舌。」埃德華茲說：「誹謗者尤甚於刺客，因為後者祇殺害肉體，前者則殺害名譽及安寧。」由此可知誹謗的傷人了！雖然，只要受害者稍為謹慎小心，自然可以度難關的，正如蕩益大師所說：「忍耐一點；謾謗是不會活得很久的。——真理是時間之子，不久它將出現替你辯明。」但故意給他人建築暗礁，佈下陷阱的人，本身又得到甚麼利益呢？表面上看來，似乎是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。其實，他本身人格的損失比受謗者更重大，而未來的果報，更非金錢可以挽救的啊！蕩益大師說：「一個犯離間語的人，來生決定招來五種可壞法：一得能壞身，有能害故。二得能壞眷屬，有能破故。三得能壞信，違本業故。四得能壞法行，所修不堅固故。五得能壞善知識，常誑惑故。」同時，俱舍論說：說離間語的人，不但死了招感那洛迦的異熟果，還要受「親友乖謬」的等流果，及「所居險曲」的增上果哩！

3. 粗惡語：這是一般人惡口交罵時所發出粗惡橫蠻，強詞奪理的音聲。許多人在忿恨的時候，雖然不致動刀起武，拳足交加。但也要痛痛快快地大罵對方一頓，然後方洩心頭之恨。殊不知這種「責人則明，責己則昏」的痼病，是最容易引起別人忿怒與仇恨，甚至於鬧出意見紛爭及彼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呢！所以法句經警誡我們說：「攝護語忿怒，調伏於語行，捨離語惡行，以語修善行」。可是俗世眾生，習慣成自然，動不動使肝火上升，破口大罵，因此招至八種不淨業果：「一言常乖度，二言不利益，三言不契理，四言詞粗獷，五言難承領，六言不信用，七言多可譏，八言盡不樂。」同時俱舍論說：惡口罵辱他人的人，除了招感那落迦異熟果報之外，來生人間，還時常聞到粗惡音聲的等流果，和「田多荆棘，穢穢鹹鹵，穢穢匪宜」的增上果啊！

4. 雜穢語：亦即綺語，這是一種穢褻，染污的說話，俗語所謂：「打情罵俏」，大多是導源于曖昧而發生的。因為許多人為了取歡自己所愛的人，所以用種種甜言蜜語來歌頌對方，讚美對方，自然，也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名譽，地位，金錢，勢力都不及對方的優越，所以詭佞杜撰，吹牛拍馬，口是心非地曲意奉承，或有些人深知道：「一滴蜜所能捉得的蒼蠅，比一加命毒汁所捉得的蒼蠅還要多。」因而種種綺麗的詞句來恭維對方，以花言巧語來哄騙對方，使他人無意中墮入他的陷阱中，或用種種邪思誤解的荒謬言論來攻擊破壞真理，這些這些都是屬於雜穢語所攝。總括而言，雜穢語是那些口蜜腹劍，狡獪如狐的偽君子，滿口油腔地見人講人話，見鬼講鬼話，而冀求于中取利，或欲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。馭使這種工具的人，將來必感得三種不決定果報：「一定為智人所訶，二定難以智，如實笑問。三

定於人天威德難最勝，定有虛妄。」同時還要受到地獄異熟果，及來生言不威肅」的等流果。和「時候改變」的增上果呢！

口業的罪報如是，難怪雜阿含經裡面，諸天說偈云：
士夫生世間，斧由口中生；
還自斬其身，斯由其惡言。
應毀使稱譽，應譽而使毀；
其罪口中生，死則墮惡道。

淨住子六說：「次穢口業，此是患苦之門，禍果之始。」那麼，我們若欲離苦得樂，就應該痛切地懺悔口業了，不但要懺悔口業，也要懺悔三業，所謂：「我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痴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」自以此以往，守口攝意身莫犯，才可以橫超三界，然而守口，是不是要閉口不言呢？不，決不，這裡所謂守口，就是防護口的過患，不要說四種不善的話，而說四種善話呀！

B：四種善語
1. 不虛誑語：不虛誑就是如實而言，然則說然，非則說非，「一見則言見，不見言不見；聞則言聞，不聞言不聞；知則言知，不知言不知；覺則言覺，不覺言不覺」。如實而說，不誑不妄，不妄自誇張，不虛偽奸詐，而步着佛陀的後塵，做個「真語者，實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」的忠誠可靠，言必由義的人，這樣，不但現世可以堅固信譽，標立人格，同時來生更獲得八種人天所讚法。十善業道經說：「若離妄語即得八種天所讚法。何等為八：一口常清淨，優鉢花香；二為諸世間之所信伏；三發言成證，人天敬愛；四常以愛語，安慰眾生；五得勝意樂，三業清淨；六言無誤失，心常歡喜；七發言尊重，人天奉行；八智慧殊勝，無能制伏；是為八。若能迴向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後成佛時，即得如來真實話。」你看，講真實話的利益如此，我們何樂而不為呢？

2. 不離間語：即是不不要搬是非，不要誹謗善人，更不要信口開河，撒謊連篇，或造謠，誣捏，詆譭，以破壞他人的成功；相反，應該隨自己的力量來幫助他人排難解紛，解冤息訟；獎勵他人的前進，援助他人的事業；拿出一種真摯，同情，和諧，合作，互愛互助的精神來奠定人間博愛的基礎；培植自己的美德；這樣決定福不唐捐的。十善業道經說：「若離兩舌，得即五種不可壞法。何等為五：一得不壞身，無能害故；二得不壞眷屬，無能破故；三得不壞信，順本業故；四得不壞法行，所修堅固故；五得不壞善知識，不誑惑故；是為五。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後成佛時，得正眷屬，諸魔外道，不能沮壞。」

3. 不粗惡語：既不應該怒髮沖冠地惡口罵人，更應該向對方吹毛求疵，口誅筆伐，反而應該以「責人之心責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。」隱惡揚善地讚歎他人的美德，隱藏他人的過咎，使他人自愧而痛改，這樣，不但可以建立人間善美而和諧的社會，而且可以成就八種淨業：「若離惡口，即得成就八種淨業，何等為八：一言不乖度，二言皆利益，三言必契理，四言詞美妙，五言可承領，六言則信用，七言無可譏，八言盡愛樂，是為八。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後成佛時，具足如來梵音聲相。」

4. 不雜穢語：不要說話太隨便，想到那裡就說到那裡，不要乖巧地砌做種種淫蕩，穢褻的詞句詩歌以挑逗他人的邪思，所謂：「邪說橫流，誨淫導詐。」更不應該發出邪見謬解的論調以陷人于邪見的陷阱，反而以昔日詭佞的說話，變為稱讚如來的妙言，把過去雜穢歌唱伎樂的音聲，



莫恃現在·當畏未來！

程文熙

——母死頻現奇蹟示我入佛教的實驗報告(續完)

六、由心所造——願皆看破，放下，向上，自在

其他宗教，祇是宗教而已。然在佛教，其教理被世人稱為佛學，也便是最深高的學術。如果認為是哲學，佛學則是哲學之哲學；如果認是科學，佛學則是科學之科學。觸發佛學最始的動機，是釋尊獨具慧眼，看見世間現象，都是「無常」的。經仔細研考，知道一切事相都在變化而虛妄不實，人生究竟是痛苦的。然又怕人們專講「空」，執着頑空，所以又有「非空非有」，「即空即有」的「中道」說法，以免世人誤解，陷於消極，就真的悲觀下去。消極悲觀者，缺乏正當認識，事不如意，生活無趣，志氣消沉，厭惡現況，甚至妄圖了此殘生。但這在佛教，是反對輕生，是反對自暴自棄的。釋尊會特別強調說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！以人身難得故，所以很是很着重人生，希望世人不要虛度光陰，而能有正道的人生，並把握時機能有至高無上的成就。被物質生活麻醉的人譏佛教為厭世，反自認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自以為得計。其實這是目光如豆的淺識短見。正如在遠處小看泰山，不深入其中，拾級而上，是不知道泰山的氣象萬千。在佛門外，一如其他是門外漢，必須進入佛門，才能知道佛教的偉大，是另有其積極，另有其樂觀，另有其超獨特異的價值的。佛教說無常，是合乎至情的事實，但佛教不因無常而消極，反而積極的提出解決這個無常使成爲有常的辦法。釋尊了悟一切由心造，變化無常起於各種不同的因緣。依此而

修持正道，明心見性，無染無着，趣向解脫，是可以達到涅槃境界的。達到這境界，便真的「常」，真的「樂」；那時恢復了本來面目的真「我」，也就無在無不在永久處在一個「淨」的佛國了。至於佛教說空，有兩個意義：一是要世人了解各種形色，到頭終是空，這個假空，不值得留戀。一是說空，却不是說「沒有」了。無論如何，這個空的本身還是有，還是有個「空」存在。比如在此紙上所寫的這個「空」字，明明白白把這個「空」寫在括弧內，豈不是還是有着？但釋尊指示我們的，是這個空，不是虛妄之空，不是變化不常的空，而是一個真空，在這真空之中，有着妙有的存在。人們由無始以來，忽起無明——也是妄念，自己心性起了染着，就在六道中輪迴，生死不已。隨所業力，忽而天，忽而人，忽而修羅，忽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，現出各種形色。如果一旦覺悟了，才知道所有形色，都虛妄不實，幻化不久，是假的，便希求一個真的有，永久的有，來充實這個真空。使這個空不是假空，而是真空。這時這個真有，這個久有，空而確有「有」在，這也就是人人本自具足的心性，也便是我們要珍貴保有的真如了。所謂了生死，亦即指此。這個無常和空的問題，合是一個問題，是宇宙的真理所在。其他說宇宙的，在儒爲天，爲理氣，爲太極；在道教爲道，西洋哲學家如孔德，也作真生命之說，但皆略具意念而已。然闡揚明確，解釋精當，有綜合，有分析，有譬喻，有實例，並不厭其詳爲世人說法達四十九年之久的，自有史以來，祇有釋迦牟尼世尊一人。人們講科學，

來歌頌真理與正義，歌頌佛陀的智慧與功德。所謂：「各以一切音聲海，普出無盡妙言辭，盡于未來一切劫，讚佛甚深功德海。」那麼：「即得成就三種決定，何等爲三？一定爲智人所愛，二定能以智如實答問，三定於人天威德最勝，無有虛妄，是爲三，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後成佛時，得如來諸所授記，皆不唐捐。」

綜上，我們知道口業的利害之道了！言爲人之心聲，「聽其言，知其人」，我們對於說話應該多麼注意啊！孔子說：「小子聽之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，自取之也」。口業亦然，清淨的合乎真理與正義的口業，可以使人向上；而不清淨——雜穢的口業，足以使人墮落。換言之，前者無異是成佛作祖的要徑，後者則是引至地獄的先鋒。這麼，天堂與地獄之間，不是皆由自取嗎？怪不得唐書說：「禍福出于智懷，榮枯生于口吻」。我們既然不能閉口不語，事實上也不能做到不言不語，那麼，對於排在面前的道路，就應該加以慎重的選擇了，我相信聰明的人，必定爲自己選擇一條向上的，光明而平坦的康莊大道吧？然則，我們今後不但應該少說些冤枉話，多念幾句佛，並且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我們雖然不能和佛陀一樣：具無量智慧，以四辯八音來演說無上正法，使一切衆生各隨機宜地悟證解脫，得到口無失的功德。但我們總得向佛陀學習，使口業隨智慧行，弘宗演教，大作佛事，以微妙，柔軟，和悅底音聲來作覺世隔民的警鐘！轉昔日說妄語的口來宣說佛陀的真理；轉昔日說離間語的口來窺親平等地教化衆生；用昔日說粗惡語的口來安慰每個衆生遍體鱗傷的心靈，鼓勵衆生向上進取菩提的雄心；用昔日說雜穢語的口來諄諄引誘衆生，攝受衆生；使狡獪詭辯的口，變成辯才無碍的口吧！要是這樣，保證你也就「言滿天下無口過」了！